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傳九

文苑二

巢書子傳 童軒

巢書子忘其鄉里官爵姓氏所居官舍後縛屋數椽幽閒爽闓諠嚻之所不隣賔客從游之所不至家貧無長物惟貯書數千卷堆几棲壁陳列左右布架後先者皆

古聖賢之文也巢書子公退輒過其中吾伊竟日仰而觀俯而拾困臥而枕藉者無不惟書與俱不以風雨寒暑一日離去若巢窟然因自號曰巢書子久之似有所得益沉酣其間浩然不知天地為大而吾身之為小也渾然不知聖賢為古而吾身之為今也甴甴然若龍之巢海鳳之巢雲亦未足以喻其適也甚而夜以繼日雖疲精神竭歳月人事廢棄饑渴加身亦不少息妻孥勸之不能止朋遊戒之不能聽輿皁私竊咲之亦不以為

意因自嘆曰人生兩間莫不有所嗜好使子不幸而好酒則必奉罍抱甕哺糟歠醨至於隕身滅性而不知檢將奈吾何使子不幸而好利則必侵欲崇侈厚蓄盈儲以至亡身覆家為天下之所戮笑將奈吾何使子不幸而好仙則必燒丹尋草鍊鉛鎔汞卒至於破產蕩業以底於無成將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惟綢繆於書籍之間探造化之秘奧稽古今之廢興考哲士賢人之終始辨人情物理之是非雖其矻矻孳孳不少暇逸不猶

愈於好彼數者之失乎雖然豈惟無失而已體諸身則身修推諸人則人化建諸事功則政治休和禮樂明備孰非有待於吾之所謂乎且去夫酒雖麈糟㮰尊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去夫利雖簞瓢陋巷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去夫仙雖頭童齒豁耳聵目矇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彼數者雖去而實無所貶損於已烏知計乎脫使去則塗目須耳冥行徑趨貿貿然營於醉生夢死之場懵不自覺其可乎其不可乎黍惟不知乎此聚天下

之書而焚之幾無尺籍傳二世而國大亂盖去夫書則古今鑒戒之不聞仁義道德之不講禮樂教化之不行而終至亡國宜矣彼有國者且爾況其下者乎方今聖天子在上右儒崇道殆將家禮樂而戶詩書異時束帛鳴騶貴於書巢吾當腹書以往既而抵掌咲曰吾言夸矣知我者為我刪之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

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争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寔於是人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埜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

之墓已而山人蹷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説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説居之山人然之於是買苕溪之旁又説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

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崐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詩人邵謁傳 黃佐

邵謁者翁源人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

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嘗恠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

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為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為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録唐詩以傳者獨謂與曲江公巋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如凡幾而可謂粤無人哉謂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而貴之也世世傳謂顛末可異焉始謂家食貧且賤屈為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楮沭者三謁不應

又順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罵之謁瞪目視曰咄吏豈供汝楮沭者耶讀書干禄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俛為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脣敢爾盍牵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為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學茍不成有如此髪發憤讀書無間晝夜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髻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髪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為有司所舉抵京師隷國子

聲華奕奕薦紳間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胸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𦖢蹲蠖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偽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為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薄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亡難處者而獨

工為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笴之鏃以劉金附以南鵬之勁翮引淵而𦂳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為挺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劉蹊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為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内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淵山丘莫言萬木死不

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及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卲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為人大抵剄而失養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剄而無養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詩集南

漢史官胡賔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鼎孟賔于之屬然皆不逮邵謁

戴先生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蘄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頴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歷與夫稗官小說莫不貫綜而搜覶刳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為文必以古人為師汪洋澄湛奮迅凌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表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為程亦

奇雋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為經義類多熟爛骫骳之言先生既聰明強解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毁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賔興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嵗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内廷復褎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

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
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
閑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
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
生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達於御史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
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
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
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

三原王公以都御史巡撫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輙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時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懊奪素志其言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剌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

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覧精約若干卷經學啟蒙一卷奇字音釋一卷禮記辨疑一卷氣候集觧一卷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懐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賛幾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徳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思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一人

少谷子傳　黄綰

少谷子者閩人也姓鄭氏諱善夫字繼之少負才名不遇師友學凡五變而始志於道就其所履考之可謂令之豪傑非耶蓋少谷子初業舉子欲從今世成功名乃自悱曰舉業足盡此生乎遂刻意為詩文將追先秦莊屈唐杜諸人之作研求步驟既得之又自悱曰文辭足盡此生乎遂慕東漢以來至於南宋高人逸士孤風遠韻之可激者而追蹤之又自悱曰風節足盡此生乎遂慕西漢以來至於盛宋將相名公鴻勲盛烈之可垂休

者而從事之又自悱曰功業足盡此生乎遂慕堯舜以來至於孔孟修已經世之可參立者而尚友之曰道在是矣吾將沒身於是乎昔者歲在壬申予官後軍知未足於道將隱故山求其志少谷子為戶部主事督稅吳江之滸墅予過而遇之握予手與語竟日而別別猶眷戀曰吾亦自此遯矣子不我棄其將訪予于天台雁蕩間乎予歸六載歲在丁丑而少谷子果來遂與坐凌峰步石梁倚天柱面龍湫倦則歸紫霄卧予所居謂之石

龍書院者時天晦大雪浹旬不止人蹤盡滅予晝伐松枝夜焼榾柮與少谷子對坐劇談堯舜以來所傳之道六經百家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律歷之源流及二氏之所以同異極於天地之間無一不究少谷子亦盡出其平日所著述者以質予又貽書其友孫太初高宗呂傳汝舟諸子使之遯志而同歸故太初之逃老歸儒皆少谷子啟之也少谷子又自謂平生知已莫予若者但恨相遇之晩遂忘形而不忍去予兄芝谷主人因為少谷

亭以居之南洲應子亦來會凡數月而出至台城台守金陵顧公欲重勝會乃作玉輝之堂以延之少谷子時以起疾將趨朝予乃與南洲子送之渡錢塘而還少谷子又與予期曰吾為父母贈典未獲有此行行當不遠再訪子於茲山以共老焉少谷子入朝為禮部主事陞員外郎三載考績乃推封厥父母武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欲東幸泰山遂從南狩廷臣莫敢議者少谷子特為疏論其非禮并指斥權奸之所以遊迎及狩游

意外之虞詞極剴切率羣僚共上之武皇怒杖之闕下或死或竄或削籍為民者而少谷子瀕於死者亦幾矣既而告歸果再來山中又同入雁蕩登天台卧于龍湫華頂之間粮絶蔌盡則掇山花乞僧糜以食者各旬月而去既而武皇晏駕今上入繼大統予與少谷子先後各被薦召少谷子則貽書於予曰今上冲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急者知學之臣以講明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

虞之治今日四方徵召多是丘林冲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道君子得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見於今日也既而聞朱御史白浦之卒則為詩哭之即繼一詩題曰憂其詩曰柱下朱郎成永别江東黄尉竟何求黄尉指予也以白浦嘗薦予故于其卒而云云其於斯世吾人之情之責望何如哉予出陞南京都察院

經歷携家過越聞少谷子陞南京刑部郎中未幾改南京吏部郎中有書期將至越訪陽明先生先生聞之喜留予候之月餘不至予至金陵而少谷子訃至訃者曰少谷子出經武夷陟絶巘闖陰洞不知其疲且襲寒醫誤用藥遂病革速輿歸至家二日而卒年三十有九乃歲癸未臘月晦前二日也發其藏蕭然無所有斂而葬之者皆福州守汪君文盛别駕陳君鑭之為也少谷子器度温厚而剛果超邁而淵容清介不為激抗貞信不

為諒執皆天資之近道者也視其貌瀟灑清曠碧髯蓮目若神仙中人至其自勵實足茹粗糲耐煩勞馳風塵其與取可以謝萬鍾而不顧揮千金而若芥其與人交小而一語諾之間大而死生患難之際未嘗或爽又每有千里命駕而不失雞黍之期之風其處家弟妹七人少孤撫之成人而竭力為之婚嫁又以其田贍族毋及姑夫之孀居者又舉毋黨之不能葬者二十二喪其居官許墅則寛商舡之稅而不虧國賦治强猾之罪以惠

於良善禮部則每執典秩以賛其長如論歷元嵗差之未定日月薄蝕南北分秒之難齊皆鑿鑿有見足發古人之秘誠可謂超絶往古出乎風氣而不可一世一方之士目之若使天假以年充之學問其於中庸之由禮樂之文進於聖門誠有可觀者矣惜其壽不永齡未見其止而止於斯已也所著詩文有少谷集者人以鄭詩鄭文稱之刻行於世又有某集某集者則録而未行配袁氏子男二長曰鳴梧次曰某夭女二長曰某適進士

林應亮次曰某適某人應亮以予與少谷子相知最深請為傳乃述而論曰古之聖賢所以濟非常之業立萬世之極者固其天資之絶人亦其有志而又有師友之成學問之功有以致之然則天資也立志也師友也學問也于人可缺一哉世有如馬遷賈誼陶潛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皆天資絶人惜皆無志於道又皆不遇師友之真講明聖人學問之功故其所成僅止于事功風節詞章而已又如慧可慧能馬道一呂巖

張平叔白長庚亦皆天資絶人生不逢時厭世溷濁而逃于釋老而已他有有志者又皆天資有所不及所以斯道之未大先至治之未大明也豈非世運氣數使然乎今以少谷子天資之美而又有其志蹉跎於世五變始有所闢而又遽止於斯其為斯世斯道之慨之憾又何如也噫

草橋先生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

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覩其成當視而入地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此吾所以瞑也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為學士與邑人王一槐蔭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為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絶出庸近為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盖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既以委身載籍矣尚復與少年齗齗爭甲乙耶因作牌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才

猶欲網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饒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寖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庋列置數几危坐諷誦其中攬要躡華刺抉眇細摘瑕指纇辯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緌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或延以教子姓至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絅

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為交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搤擘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芽未有覺之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豎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人然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毋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者百方幸不害其後死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

備其於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録二卷青史衮鉞六十卷七修類稿五十五卷

李空同先生傳　袁袠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陜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懐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内外艱戊午授戸部主事倡為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

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后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宫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

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
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
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宫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
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
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
事中劉茝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户部尚書
韓公文曰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
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

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為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衛公之内弟左國璣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

起古學力變宿習褒奬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刼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推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文致閑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頼刑部尚書林

公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荅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纉之日遺言必袁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材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於子世有不知先生輒開口雌黄者請三復於斯文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傳十

文苑三

王仲房傳 汪道昆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者吾郡中俶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於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

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囷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闕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囷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顧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賦詩黄山白岳間仲房為約長郡中善詩者北面之太守余公入郡盖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

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余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
毋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
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没青山田餉仲房
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
著别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
奈何從海内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得以布衣召用
會劉遷去不果閩督學使者黄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
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黄公笑曰此何辭他日

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奈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乎乃求異人蘄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為壽明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為之置悉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譊而滁陽胡莊

肅中都劉晋初廣陵朱子价晋人喬景叔齊人馮汝强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興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柏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轂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内典嘗執弟子禮禮古峯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内五岳者三乃今將歴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岳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

以諤諤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賊起數窺近闕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如仲房誓之曰即賊乘夜至公家為墟第聚族為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項之賊復起土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

簿責公等其將何辭弟勒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乗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使果在行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高獨達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也有道者逃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

成名而有不屑也

雲邨許先生傳 馮臯謨

嘉靖初主上新政厲精省掖臣侍左右持槖簪筆罔諱忌雲邨許公時給事兵科公故踔行負竒得益發紓嵗餘章上無慮十數其辭曰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治天下令閹豎張鋭等罪惡貫訊具服載在刑書百死莫贖祖宗立法為千萬世防陛下不宜輕貫令法自今日廢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項者內璫張欽舍人兒賢蔭緹綺部臣彭澤持之科臣許復禮言之安監言之陛下始諭曰已有成命再曰已有旨三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臣按于謙王守仁勲烈爛焉録其子冕憲欽何如二臣賢之官廼崇於冕憲天下狥忠死事之人將因之觧體又陛下登用耆舊嘉納忠讜申勑法司裁抑僥倖曾未再朞秕政日甚崔某左道熒惑輔臣懇切言之置不荅羅洪載守職逮繫諸臣疏十七上寢不行又庇崔某之奴奪法

司之守林俊且罪斥矣事涉中人曲降温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廕則曰與錦衣衛百户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勑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何異哉又曰臣伏覩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言事罰俸有差臣愧乏三臣之忠而深惜陛下氣驕志溢也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所言有理益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

等來説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重究則將有甚於此者矣語伉直慨切多類此由是許給名滿闕下云公奉職敢言不避逆鱗識者方以大用期之而公雅志恬退雖居禁近不忘丘壑思未幾拜章乞歸歸而居考妣憂相繼廬冢上茹饘枕塊啜泣衰毀朱殷陽明甘泉二先生時以講學稱天下宗工各詒書慰唁之喪畢徘徊墓田顧瞻紫雲之勝喟然嘆曰吾將營菟裘於兹老矣因自號曰雲邨去紫雲數里有山曰茶磨坏然

豐尉公樂之遂居焉因自矢曰士被冠紳入邑里役屬輿從擁大盖閙雅令里父兄亟走避旁舍奚安自此誼不入公府矣令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掉楔於門五詖步郊坰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起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簑畜二鶴翩翻庭下間遇大雪戴笠披簑跨一黄犢登南巖絕頂以為竒賞日與遊者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蔭樹分韻賦詩或譚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

人也即拂衣去故相貴溪夏公使招公公口報曰位高者
多憂不佞有罷癃之疾不能從也貴溪嘆服久之詔補給
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監改鮑郎塲籍
為海鹽人鹽值倭難公逋播浮家撫巡以下數數問籌策
為箸畫便宜事多效忽得噎疾曰老人生世七十九年寢
疾知不起豫書墓石以付之卒之日夢指太極動靜交處
吸清露三巨觥覺而遂彌留云公為家不事生產非道義
一介峻拒喜貯書自墳典洎古石室秘文略備尤好秦漢

人語手揭班馬二家雙行並書題曰史漢方駕其文多攷
正冠笄婚喪祀祭經理論載忠臣孝子悌弟貞婦遺事佶
屈不可句讀亦大類秦漢家言然公自命云櫪車韝隼緤
緤萬里飛騰之雄於眉睫指顧間則文章者公之緒餘耳
公諱相卿字伯台號杞山又號雲邨舉正德二年鄉試十
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授前官公卒後十年紫雲里人
羣百人醵金錢貰牢醴跽公龍山墓下呼許翁有涕泣者
輓近士方䉽草屩則驟然傲其鄉曲甚者暴戾恣睢為里

人罵端何前者相嚮慕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學使甌寧滕公明章教化檄縣祠公學示風勸焉公子閳造囑余傳紀其事

東莆太史傳 林大春

余嘗歷覯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嘆曰嗚呼才不其難乎迺太史一朝掘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京師可謂奇士而論者乃不深維本始徒以其年弗永勲業未就之故將并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於後世焉此

其責宜在予矣於是為之傳以廣之曰東莆者以里為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出殷太師之後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或居東莆而在南桂者為予族氏至太史始以對策入翰林為展書官因遂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史生而頴敏幼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父如潮過書肆顧見眉山蘓氏嘉祐集心絶好之輙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已乃操筆為文文絶似搢紳先生咸噐重焉會中道

失怙家益貧獨與其毋居常自備書給之間頗交遊列邑士資其載籍以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摩曰此足以角當世之士矣嘉靖辛夘就試有司督學王公得其文竒之以薦於廵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下者其年果首薦於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天子臨軒賜對一時待問之士集於大廷者三百餘人殿閣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進而太史不與上覽而問曰是安得無異者乎始以太史對上遂大稱

吉中外莫不翕然以為海内復有蘓子矣久之以母老疏乞歸養東莆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而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荆川復時時寓書潮州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奇以為儒者多論議而寡事實又繩趨尺步弗獲紓其志氣乃遂寄意於詩酒臺榭聲技之間自謂豪舉其故所與遊謝生黄生之徒輙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母以天年終太史哀毁踰禮及既葬歸道病竟卒于家天下聞而惜之

詩丐傳　陳九川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興生名年十六七患風痱籧篨其口箝如眼喝如手攣如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而丐至僉令獻董詩丐首肯之須臾就中云鵬鷃直翀霄漢過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晨為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辭以老母在遂為述其跡嘗讀莊子序支離子與事世咸謂

其寓言耳今觀詩丐豈可謂無若而人哉然疏鼓筴播精可食十人而又時受上粟三鍾薪十束于與能道其孫觧而又有莫逆三人者先後之今李䖍然行乞於市以養其母又若喑啞即有乘尻輿神馬之志孰宣其意哉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駘有尊足者存籍未嘗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丐形支離而孝其心間而無事將不與杞犂諸子同遊方之外哉即用其餘以精詩其為籍無難矣故傳之以風狂痱其心乞播施施者世

且以為危言可乎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予鱗與余凡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與稱最長云而世懋自齠時已竊侍諸君子比長被家難從家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偃蹇家居又近得時過從余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爲爾汝交逮二十年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其喪以歸世謂死生交余於子與近之矣文人不嫺於政類爲俗訾而

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辨聲其大者載在碑誌中可無論已其為文章海内能誦之集具在可考也獨其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傳宦蹟所不載者余徒能寤寐見之乃竟與其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即子與可圖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令可傳述哉余不揣輙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睹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焉

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布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與

生而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少為諸生窭甚然出必鮮衣司冦顧公目之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為鄉進士不第久之而好為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輩皆與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為比部郎時即李于鱗與余兄元美方力為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驩益甚諸君子皆刻厲相責課務在絶他游好一意行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為樂

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為兩端自觧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為郎時數擊鮮為賔客懽士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輙傾貲賑之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典兩郡所入租俸輙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賔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賔

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為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羨為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觧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後丁母憂即喪中超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為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為滇少叅知以入賀為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游客詞人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為讙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門下客而客亦輙

為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為用
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晋為左人謂旦暮且
大用竟以瘁卒初朝議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
而子與顧來代之感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
闕署紙落如飛會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朝竟法坐
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為得閒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能
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頹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
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為切齒子與恬不為怒久

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為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氷釋矣其荐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心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内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為厚者撿其遺槖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

至方嶽家不留一錢亷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兩為藩臬其地捍寇有功死而子與為祠武夷祀之先大夫撫浙閩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閩則復為王中丞祠祠子相右而手記其碑及是子與卒閩人就子相祠並為兩賢云無子初以伯凡子詠為後已謂伯凡一子不可後而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承孝遥接之世人謂為悲伯道者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傳十一

儒林

黄景昌傳 宋濂

黄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黄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

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為斷各採其長有不合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為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

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别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袞袞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删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筴擊几為節音韻激

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富貴也景昌事親孝親歿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間有朱恮者師黄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恮悉傳之嘗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季有蔡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於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

未發之祕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

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忘語言之

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

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

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横捭闔

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

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

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

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為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葉秀發傳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吕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輙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

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以為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于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黄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能保騎兵將迫家人號

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于城上以狥金人計沮不得近邑頼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廸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寃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刭

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畜邊城三曰擇武

守四曰練軍實五曰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為之本言多聽髙沙三十六湖水髙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病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為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

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敝衣一襲至無以為殮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才大纛入嶽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惟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刧澤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為得哉善琛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鬬富人疾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

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説周禮説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欵貴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

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盗欲舞刀劍刼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虚實其隷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盗而責隷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為黒倒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偘傳　宋濂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

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佖早從良弼學繼受經于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内佖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佖奮

不顧難諭鄉長老名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兵敗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偘曰事急矣乃命弓卒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偘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慶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偘能文見偘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偘乃

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連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偘為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偘嘆曰吾髮巳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競短長哉遂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盧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偘性豪談論今古輙目光

如注氣軒軒出奡㕥闠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于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説截然不可犯陳亮偘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

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覇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偘獨出為諸生倡布礫綱紀發為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偘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偘

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脱亮于萬死一生之中亮顧侶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侶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

從弟南强

喻南强傳 宋濂

南强字伯强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强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義益精亮曰喻伯强文墨翰議凜然可畏

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
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
邊功部臨安前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强創射樓補闕
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肄府中繖幟精明行列整肅
貧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鬭譚女以癇死誣丘驚
跌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命南强南强召譚與王列於
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
動顧謂王曰汝嗾我也亟袖紮白上言抵譚罪境内多

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絕儌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强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讟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强亟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辰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强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心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為根瑕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

强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賫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為士類耶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作書數通南强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寃南强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賔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纙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

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

埜埜業進士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誼缺平居則謬爲恭敬

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

者更名他師使偘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南强

之謂乎

義烏宋先達小傳　王禕

宗澤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覊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

州從羸卒十餘人偕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
畜募勇敢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
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
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
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
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
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
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

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狥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

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
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
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能
北定中原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
日遂薨臨終連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
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
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
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

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潁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潁秘閣留守判官潁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潁後為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甫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

潛善伯彥輩輙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

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

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

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

庸非天乎

徐僑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

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主和議

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已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顧寘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

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

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
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貎重臣
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
宮既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
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
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
皆學於東萊吕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
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毅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

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

學則曰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具教學者以命性中誠

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

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敝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

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

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

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

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改容優

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徳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為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熈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正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

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于元龍早受業於僑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中教官仕為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南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為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為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尊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

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攖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災拯鹽

奬政悳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其在
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顗與僑爲同年植
以故早師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祕書丞王
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
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爲文清然
黃幹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爲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
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

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衞寓薊州玉

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官將子
於學宮傍塇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
連日夜不舍塇之跡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
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别别三年嘗一得
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
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
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
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

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已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葢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

一毫無媿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
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
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燿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
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穫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
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
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
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
而起尊敬之心搢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

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决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為乎是皆不可知

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謂何耳固未嘗以今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媿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貧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媿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

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羅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輙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項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以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

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過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

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時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採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説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

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李評事傳　石瑶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游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蓑笠相見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

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誚朱子註疏以為拘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躭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交誠慤不阿言動佩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媕婀矯枉過直云

蘿石翁傳 黄綰

蘿石翁者不知為何人也姓董氏諱澐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為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

家於澉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澉浦世肄戎
習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澉浦初學為
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
古跡奇蹤幽尋遠聳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
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於
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
與遊往來賡倡遇佳辰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
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於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衡

風雪或冐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伺之乃紀為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囊槖有無兄貧則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鄔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亟出券燬焉卒復紀其葬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説趨聽數日

乃悔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遊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且讀内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喟然曰今日客得歸矣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潡浦廢寺有鐘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屬纊之日視日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

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甞有一日之雅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沒世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雖然就其所志而言則蘿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何

如哉

湛文簡公傳

郭棐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初名露更名雨字民澤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白沙與其沉潛遠到弘治壬子以書魁鄉薦專心理學遂焚引隱居更令名日侍白沙講心性之學豁然有得久之以母命復出僉事徐紘為勸駕過南昌謁莊定山問學亟為稱詡讀書南雝祭酒章楓山懋試睟面盎背論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

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為白沙高徒置第二名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陽明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明正學而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往來辨論時名大著出使安南陽明贈文中有謂晚得友甘泉而志益堅其學務求自得者世未之知且疑為禪甘泉其聖人之徒與推重若此既至安南嚴却餽金黎晭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使道奉母南都日設講席有甘泉問辨諸書正德丁亥宅母憂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每講必端坐澄心灼見道體嘉靖初召補原官累績遷南祭酒與諸生講學刻心性圖說教以隨處體驗天理為要晉禮部侍郎上天德王道及聖學諸疏大指謂天德王道本於慎獨即聖諭所謂敬一帝王之學一貫而已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謂論語二十篇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故敬一箴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一者純乎理而不雜此二言極為明切默契道體即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旨誠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嘉納之所著獻納篇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錄進足補衍義所未發者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講學新泉書院滿九年考年逾七十致仕所著心性書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五經測楊簡折衷非老子及甘泉全集門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稱其功在禹右嘗於天關精舍立祝聖臺置講田以贍四方學

者庚申卒於小禺洞年九十有五訃聞諭賜祭葬隆慶初賜謚曰文簡海內翕然稱為近代道學儒宗云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